



涅克拉索夫著

俄羅斯女人

林念松譯

新文藝出版社

俄羅斯女人

〔俄〕涅克拉索夫著

林 念 松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Н. А. Некрасов

РУССКИЕ ЖЕНЩИНЫ

根据苏联国家儿童文学出版局，莫斯科，1951.

俄 羅 斯 女 人

〔前〕涅克拉索夫著

林念松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南京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6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 号 1518

开本 787×1092 1/29 印张 6 2/29 插頁 5 字数 89,000

(24字用双排16.5号字)

1957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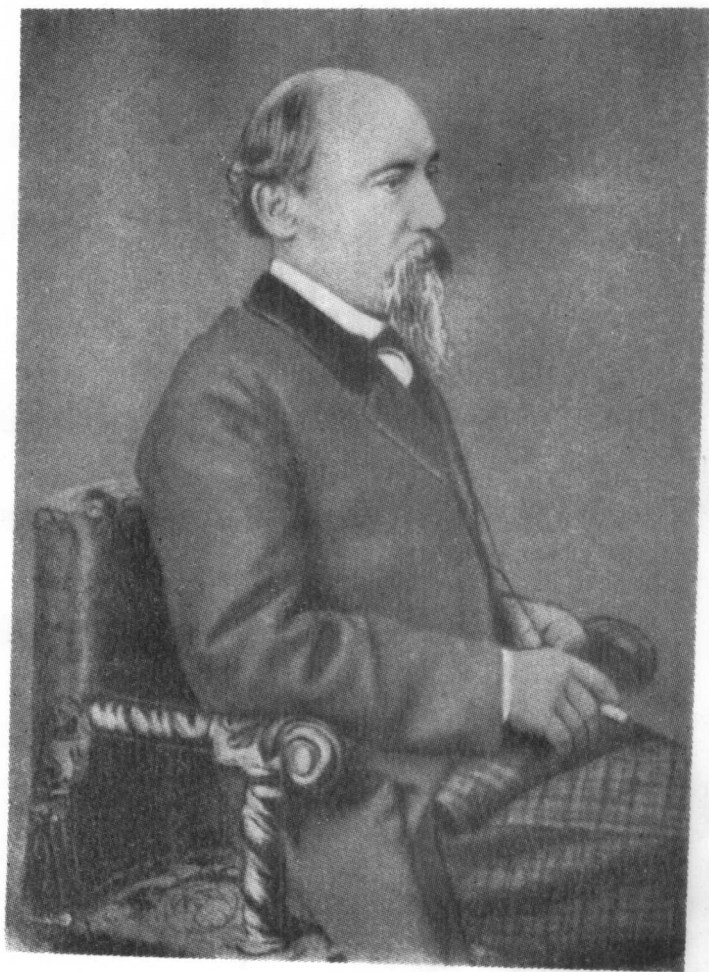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3 元印(7) 2.5. 元

內 容 提 要

尼古萊·亞力克塞維支·涅克拉索夫是十九世紀沙俄時代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人民詩人。全書分爲『圖魯別茨卡雅公爵夫人』和『伏爾襲斯卡雅公爵夫人』兩部份。他辛辣地揭露了沙皇黑暗的殘暴統治，歌頌了俄羅斯女人的純潔的愛情，偉大而崇高的理想和堅貞不拔的精神。

01AG80/17



譯 者 序

尼可萊·亞歷克賽耶維奇·涅克拉索夫（一八二一——一八七八），是沙皇時代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是普希金之後，俄羅斯所最喜愛的偉大詩人。

涅克拉索夫生在烏克蘭一個較富裕的家庭裏。他的父親原來是俄國騎兵某部的一個小軍官，知識淺薄的花花公子。他的母親出身波蘭名門貴族，非常聰慧美麗，且學識淵博，很有教養，富於理想。因部隊駐紮在該地，在偶然的一次交際場合中，兩人結識並且發生了感情；這件事被女方家庭知道了，遭到堅決反對，兩人便一起私奔。可是在結婚後，她發現自己的丈夫文化程度很低，彼此間合不來，大為痛苦；不習慣的軍營生活，又增加兩人間的不和。於是，這個天性溫柔、善良的女人，只好把自己的熱情專注在孩子們的教養上。我們的大詩人涅克拉索夫雖然出身在這樣的一個溫室般的家庭，但從小就同情貧苦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悲慘的命運。

後來，他的父親退休，帶着一家人回到祖遺的格列斯涅伏小莊園（Грешнево）。這個小莊園，恰巧位於伏爾加河上和一條從聖彼得堡通向東方的大路邊。在這條路上，經常有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充軍的流犯們經過，農村裏地主虐待農民的慘象、伏爾加河船夫們的非人的艱難生活，以及那些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人民的政治犯

們底形象，給幼年的涅克拉索夫的心裏，播種了一顆鮮紅的種子，也爲大詩人後來的光輝一生，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涅克拉索夫十七歲時，因爲母親的鼓勵想進大學，但遭到父親的反對；他的父親要他進軍事學校『貴族團』，他拒絕了，父親就停止物質上的供給；於是，差不多還是一個小孩的涅克拉索夫，不得不離開溫暖的家庭，離開慈愛的母親，到外面流浪去。

從此，他的生活常常是極其窮困的，在大學念書時，曾一度與乞丐同住；因此，他對於當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俄羅斯人民，不但了解，而且了解得非常深刻。涅克拉索夫一生熱愛祖國的人民，他的詩，也就貫穿着這樣的主题——描寫人民的痛苦和不幸。

他的詩，一方面洋溢着對人民的熱愛，另一方面，充滿了對沙皇的憎恨和反抗。他主編過『現代人』和『祖國紀事』兩雜誌。這些雜誌，經常發表批評家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布洛留波夫、作家赫爾岑等人的文章以及戲劇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這些雜誌，充滿了革命的呼喚，給當時漆黑的俄羅斯，指出一道曙光，也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因此，涅克拉索夫遭到沙皇的嫉恨，同時也就常常受到檢查官的留難；涅克拉索夫一直到死，都是爲了革命的理想，爲了實現人民幸福的理想，和沙皇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作不屈的鬥爭。

他的詩底另一個特點，是絕大部份用土話、農民的語調、民歌體寫成，它是非常通俗的；這位一生走着平民文學的道路的大詩人，貧民的歌手，誰都能讀懂他的詩。

他的詩所描寫的人物，多是善良的莊重的。雖然他把自己的詩神叫做『復讎和憂傷的詩神』，但他的詩所表現的，並不全是一種悲哀的感情，而是一種光輝、聖潔、崇高、戰鬥的形象。他也很少濫用想像力，對於人物，不加以過分的渲染，只是活生生地照原樣表現出來；因此，他所描寫的人物，也多是真實、樸直，使人感到可親可近的。列·托爾斯泰對他曾有過這樣的評語：『比起其他的人來，我更喜歡他；在他身上，從來沒有那討厭的虛偽』，這句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的革命導師符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很喜歡涅克拉索夫的詩；列寧無論在流放時或是在國外，常把涅克拉索夫的詩集帶在身邊，列寧說過：『涅克拉索夫……已經教育俄羅斯社會在農奴主兼地主的文質彬彬和油頭粉面的外表之下，揭穿他的兇狠的意圖，教育憎恨這些典型的偽善和冷酷』。在十九世紀，赫爾岑也曾這樣說過：『這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的傑出之處，在於他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憎恨。』

涅克拉索夫生在十二月黨人革命發生的時代，就是普希金的時代，也就是俄國政治上最反動最黑暗的時代。俄國在俄法大戰中，雖然得勝，並且和歐洲的通商更形活躍，工業也有迅速的發展，但是，政治仍舊是專制，農奴制度的殘酷剝削，文字的檢查都非常嚴厲。加以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於是貴族中有一部份進步的知識份子和軍官，起來組織了一個祕密的革命組織，打算取消

農奴制度並限制沙皇和貴族的權力，有的甚至幻想成立民主共和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聖彼得堡，發生暴動。

革命是事先有準備的，十二月黨人打算利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死後王位繼承權的紛爭，來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目的；當時有兩個沙皇，開始是康斯坦丁即位，後來，康斯坦丁被廢，由尼可萊繼承，十二月黨人就向士兵們解釋康斯坦丁的被廢是不合法的，並且說康斯坦丁曾有過給人民自由、解放農奴、減輕士兵服役等諾言。士兵被說服了，便拒絕尼可萊的即位，一齊跑到元老院廣場上實行暴動。但十二月黨人的革命行動不夠嚴密，尼可萊有時間來動員覺悟較低的陸軍部隊，革命就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黨人事變』——因為事變發生在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

革命失敗後，一百多個十二月黨人都被捕下獄，次年七月十三日，雷列耶夫、伯斯德爾、穆拉甫約夫、卡霍甫斯基、貝斯圖耶夫等五個主要領導者被處絞刑，其餘的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涅克拉索夫所寫俄羅斯女人長詩中的主人翁們的丈夫塞爾該·彼得羅維奇·圖魯別茨蓋公爵和塞爾該·格里哥利耶維奇·伏爾斯基公爵就是其中的兩個。

圖魯別茨蓋公爵的妻子葉卡傑琳娜·伊凡諾芙娜·圖魯別茨卡雅是拉伐爾伯爵的女兒。一八二六年她的丈夫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後，她就是十二月黨人們妻子中，第一個到西伯利亞找丈夫去的。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四日死在那裏。俄羅斯女人的第一部份『圖

魯別茨卡雅公爵夫人』就是描寫她如何到西伯利亞找丈夫去的故事。

這首長詩，作者是根據一八七〇年一月在萊比錫出版的 A. E. 羅賓男爵所著一個十二月黨人的札記一書寫的。在這首長詩裏，涅克拉索夫生動地寫出了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女人底高貴的形像——善良、勇敢、堅決：拋棄貴族的一切權利、不辭千辛萬苦，到荒涼的西伯利亞尋她充軍犯的丈夫。在這首長詩裏，作者還表現出了主人翁敢於咒罵沙皇及其制度，例如，在她父親臨別時咒罵皇宮是『陰暗的屋子』，在伊爾庫茨克和省長蔡德列爾的一場對話中，咒罵沙皇是『劊子手』；作者就通過這場對話，把當時俄國上流社會腐爛生活的本質，非常尖利地刻劃了出來。

在對話中，省長以西伯利亞悲慘的流犯生活情形來吓唬她，又以聖彼得堡舒適的貴族生活情形來誘勸她，目的是要她回去；但她絲毫不爲所動。省長覺得威迫利誘都是無效，便嘲笑她只是她丈夫的『空虛的幻覺』的犧牲品，只是她丈夫的『可憐的奴隸』；但她卻憤怒地喊道：

不！我不是可憐的奴隸，

我是一個女人，他的妻！

就讓我的命運悲苦吧——

我要對它永遠忠實！

啊，如果他爲了另一個女人

而把我忘記，
那麼，我就有勇氣
不去作他的奴隸！
可是，我知道：我的情敵
就是對祖國的熱愛，
如果本來應當是這樣，那麼
我就會對他原諒！……

於是省長又要她在一份文件上簽名，這文件寫明祇有她甘願放棄貴族的一切權利和財產，才能讓她去西伯利亞；她卻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省長便託辭生病，不接見她。過了幾天，他向她說，祇能像押送流犯一樣地派兵押送她去；她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而這首長詩也就在省長被感動得哭泣的場面中結束。

這首長詩的內容是非常富於詩意的，故事的結構也很謹嚴、完整。

俄羅斯女人的第二部份『伏爾襲斯卡雅公爵夫人』的主人翁馬利亞·尼可萊耶芙娜·伏爾襲斯卡雅，是有名的尼可萊·尼可萊耶維奇·拉也夫斯基大將的女兒，一八二五年嫁與十二月黨人塞爾該·格里哥利耶維奇·伏爾襲斯基公爵。拉也夫斯基將軍參加過一八一二年的俄法大戰，並有勳勞。伏爾襲斯基公爵，一個旅團的少將指揮官，也曾為沙皇立過戰功，很為沙皇所賞識；但伏爾

龔斯基公爵同時又是十二月黨人南方革命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八二六年，當其子尼可萊誕生後數日，在烏滿尼地方被捕，押送到彼得堡，囚於彼得保羅要塞；本來判處死刑，後又改判放逐西伯利亞做苦工；這首長詩也就是描寫他的妻子——伏爾龔斯卡雅如何丟下兒子，離開娘家，到西伯利亞去找他的故事。

這首長詩的副標題叫做『祖母的札記』，這是作者根據馬利亞·尼可萊耶芙娜·伏爾龔斯卡雅公爵夫人札記一書所寫的；這本書，在一九〇四年時才由公爵夫人的兒子M. C. 伏爾龔斯基將它出版；但涅克拉索夫的長詩早在一八七二年出版了。『札記』原來是伏爾龔斯卡雅公爵夫人寫給其子M. C. 伏爾龔斯基的，但涅克拉索夫，把它寫成詩時，卻改爲寫給孫子們的口吻了，想來是涅克拉索夫爲了讓讀者讀了後，感到更親切吧！關於這件事情，M. C. 伏爾龔斯基曾這樣講過：

『我同涅克拉索夫很久就認識了。對詩和冬天常常出去打獵的愛好，使我們互相接近起來；那時我們常聊閒天，而且我也常談起西伯利亞流犯們的故事……有一次，他來找我，說他想把我母親的故事寫出來，並要我把她的「札記」借給他，他早就知道有這麼一本「札記」；我斷然拒絕了這件事，因爲到那時爲止，我還沒有把這本「札記」給任何人看過，那怕是最親近的人。「那麼，您就讀給我聽吧，」——他向我說，——連這點我也拒絕了。那時，他相信了我所說的話：對他說來，關於伏爾龔斯卡雅公爵夫人的事情，比起圖魯別茨卡雅公爵夫人來，是知道得太少的；因此，給她

塑造出來的形像就不免被歪曲，事實也會不真實，我就會第一個感到不快和痛苦，然而要我去把這些不真實的地方指出來又很困難。並且他還提起我的注意，關於記載她全部詳情的長詩，沒有我的同意，絕不發表。我作了好幾天的考慮，有一次，還親自讀過我母親的「札記」；最後，我同意了，儘管那時我還未打算把這個故事出版，儘管那時這首根據這個故事寫出、有着親密特色的長詩的出版，會引起我的不快，但我仍然不管。

『涅克拉索夫不懂法文，至少爲了要了解原文起見，我就應該翻成俄文讀給他聽，而且還在送來的抄本上作了很多注釋。費了三個晚上，才把它讀完。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尼可萊·亞歷克賽耶維奇曾好幾次跳了起來，說道：「夠了夠了，我不能記下去了」，便跑到壁爐跟前，像小孩一樣地抱頭大哭起來。』

因此，詩中所提到的人物和事情，都不是虛構的；如像詩中第四章所寫的伏爾聶斯卡雅還是少女時與普希金在南俄相處的一段敘述，就是真實的故事：那是一八二〇年普希金生平第一次的被放逐，向英索夫將軍駐地葉卡傑琳諾斯拉夫（即現在的德涅伯爾彼得羅夫斯克）進發；恰巧那時拉也夫斯基將軍攜兩子一女，前往高加索，道經該地；普希金因爲中途患重病，得了英索夫的批准，便和拉也夫斯基一家人同到高加索和克里米，又遊過尤爾如甫和巴赫契沙拉伊溫泉，最後到了俄國西南邊境的吉辛遼夫。

伏爾聶斯卡雅公爵夫人的外表的美，是當時聞名的；且看我們的大詩人涅克拉索夫如何描寫吧：

我有一雙醉洋洋的眼睛，燃着蔚藍的烈焰，
一條黑色裏閃着青光的大辮，
在淺黑的、美麗的臉兒上，
有深的紅暈，
我的身材很高，我的軀幹柔軟
也有着驕傲的脚步——這就迷惑過
當時的許多美男……

但當她在『可恨的礦坑』裏出現，引起了那些正在工作的十二月黨人們的驚奇，稱呼她爲『神的安琪兒』時，這就不僅表現出了伏爾騷斯卡雅的外表美，而且還表現出了與她的外表美相一致的靈魂美來了！

如果說圖魯別茨卡雅到西伯利亞去的是伊爾庫茨克省長的話，那麼反對伏爾騷斯卡雅到西伯利亞去的就是她父親拉也夫斯基將軍。伊爾庫茨克省長祇不過是一個執行命令的官吏吧了，但拉也夫斯基將軍卻是一個性格剛強的人，而且馬利亞從小就對他順從慣了的，因此，她和她父親之間的鬥爭，也就顯得異常艱苦；但她終於得到勝利。因爲她認清了自己的道路，認清了沙皇時代一個俄羅斯女人所應該走的道路，她並不因爲她的丈夫是國事犯而將他拋棄，相反地，她了解了他是幹着什麼樣的事業，因此犯了什麼

樣的罪而被充軍西伯利亞便更堅決地找他去。

儘管伏爾聶斯卡雅在所表現出來的鬥爭方法上，與圖魯別茨卡雅是不一樣的：後者是直接的、非常露骨的、潑辣的，敢於咒罵沙皇及其專制；而前者卻是曲折的、比較內藏的、善良忠厚的，既不敢咒罵沙皇，甚至連自己的父親也不敢當面反對，然而，她們的性格卻是一樣的，一樣的倔強！

伏爾聶斯卡雅對人民是熱愛的，這一點從一個普通的哨兵，送她進礦坑的一段敘述，就充份地表現出來。關於這一段的詳情，在詩中佔着一個顯著的地位：

……………我願意說一聲，

謝謝你們，俄羅斯人民！

人民啊！我曾更興奮地同你負起了

異常艱苦的負擔，

無論在路上，在流放，

都是我受折磨的苦難時間。

讓你許多的悲哀，化爲片毀吧，

你要分担別人的憂鬱，

在那兒，我的眼淚已快要落下，

而你的眼淚，卻早就向那兒流去！……

你愛不幸的人，俄羅斯人民！

苦難和我們結成了親人……

.....

謝謝！……這些在我們看來是很單純的人們
對自己的工作卻感到不值一文，
那來自人民中的任何人，
都不曾給過我任何痛苦，親愛的孫子們！

當她經過莫斯科時，她的親戚辛納伊達·伏爾甕斯卡雅公爵夫人請了一些情緒上反抗沙皇尼可萊一世的貴族份子和文藝界的優秀代表爲她餞別；這場面也是很動人的：

演員們就儘量表演得蓋世無雙，
我卻不懂得這種
比祈禱一路平安的歌唱，
和祝福的歌唱更爲迷人的歌唱……
啊，他們表演得多麼使人感動！
唱得又多麼悽惻！……連他們自己也哭了……
每個人都向我這樣說道：『上帝保佑您！』
便含着眼淚，和我告別……

另外普希金和她臨別時的談話，第二章她探監的那一段以及第六章她和她丈夫在西伯利亞礦坑裏會見的那一段，也是寫得非常動人；現就舉礦坑裏會見的那一段爲例吧：

工作着的人們和看守，
保持着沉默，把路讓給了他……
於是，他看見了我，看見了我呀！
他向我伸開兩手：『瑪莎！』
在遠處，他好像全身發軟……
扶他的是兩個流刑犯。
淚水在他蒼白的臉上流着，
伸開的雙手也在打顫……
.....

我跑了過去……一種神聖的情感
充滿了我的心坎。
現在，我是在命中注定的礦坑，
聽見了淒慘的聲音，
當我看見丈夫身上的鐐銬，
他的痛苦，我全明白了，
他苦受得很多，他也真會受苦……
我就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
跪下去，——首先我把鐐銬送上自己的嘴唇，
然後便和丈夫擁抱親吻！……